



壽主大黑（黑底唐卡）19世紀中葉，康區著名畫師翁呷作，德格更慶寺藏。藏語稱「才達貢波」，亦稱圓魔王。「才達貢波」三頭六臂四腿，主尊藍色，主臂兩手分別持鈴杵，擁身色灰藍明妃，背披白象皮，圍虎皮裙，足下踐小人。



蓮花生大師（黑底唐卡）19世紀中葉，康區著名畫師翁呷作，德格更慶寺藏。畫家抓住蓮花生大師微笑帶思的神態，富有印度人特徵小鬍鬚的頭略扁一旁，姿態莊嚴而生動，人物四周的黑底上，畫有衆多人物和裝飾風味的花卉，用金線統一勾描。畫面還採用磨金特技，達到明亮突出，使畫面整體充滿了一種神聖的氣氛，精細的線描勾勒和繁茂的裝飾圖案，使畫面富麗堂皇而光彩奪目。

## 藏傳「黑底唐卡」的審美特色

康·格桑益希

藏傳繪畫唐卡藝術，作為藏族美術和藏傳佛教造型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對傳播民族文化具有重要功能作用，是藏族傳統文化的優秀載體。它在一千三百多年發展歷程中，以極其豐富的題材及綜合性極強的藝術形式，形成了多樣性的表現技法，品種異彩紛呈，風格流派亦層出不窮。其中黑底唐卡順應藏傳佛教密宗文化神秘教理教軌的審美內涵應運而生，黑底唐卡以墨為勝，以線造型，金線勾勒，略施色彩，形式玄密、內涵深邃等特點，成為藏傳唐卡藝術中具有獨特藝術風采和審美表現屬性的藝術奇葩而飲譽雪域高原。

### 藏傳唐卡的類別

藏傳唐卡藝術不僅繪製表現技法多種多樣，品種異彩紛呈，風格流派亦層出不窮。唐卡的表現形式一般而

言，根據唐卡所用材質、創製手段和表現形式大體上可分為六大類。

一類是用五彩的礦物顏料或植物顏料將佛像用繪畫的方法手工繪製在

麻、布、綢、絹、毛織品和紙等質地材料上的彩繪唐卡。

二是以線描勾勒為主要特色，以金、銀、墨、朱、佛青色為底，略點

綴少量色彩為輔的線描唐卡。

三是用絲、絹、綢、緞、布、棉、毛等軟質材料，採用剪、貼、堆、繡、織等手法製作而成的唐卡、藏語稱「國唐」，即工藝唐卡。

四是用各種名貴珠、玉、寶石，如藍寶石、紅珊瑚、綠松石、黃蜜蠟、白珍珠和黑九眼石等，按佛像造型輪廓，採用串、綴、鑲嵌等特殊手工藝方法製作而成的名貴「加珍唐卡」。

五是採用拓印手法，將高僧大德真人之手印、足印、自顯或雕刻在石、木等質底上的手足印等造型物用金汁或顏料拓印在布上供奉的唐卡。

六是將佛像採用木板雕刻製成母板後再印製在布、綢或紙上的「板印唐卡」，或直接將唐卡粉本印在製作好的白底布上，再按彩繪唐卡的方法繪製完成的唐卡。

七是采用其他造型藝術技巧和表現手法繪製成的具有異域品位特色和格調的唐卡，如水墨唐卡，油畫唐卡、粉畫唐卡等。

此外，還有一些在特殊基底上



左：  
班丹拉姆（黑底唐卡），19世紀末作品。  
漢語稱吉祥天母，通拉澤翁作，（1901-2004），德格八邦寺藏。通拉澤翁是20世紀才華橫溢，富學五明的學者和繪畫技藝精深的噶瑪嘎孜畫派大師。  
班丹娜姆，分靜、怒兩相。一、怒相身藍色，頭佩五頭骨，口銜活人，耳飾蛇獅，身披虎皮，右手持律左手托麒麟碗，騎黃騾，騾臂有一目；二、靜相身白色，高髮髻，戴花冠，耳鑲大環，三目，右手持羽箭，左手端珠寶碗，是地位很高的女性護法神。

右：  
喜金剛（黑底唐卡），17世紀作品。  
亦稱飲血金剛、歡喜金剛，藏語稱「吉巴多吉」。  
有8面，16臂，頭頂藏亦有一明王，16手均持白骷髏碗，碗內右為白象、青鹿、青驢、紅牛、灰駝、紅人、青獅、赤獅。左為黃天地、白水神、紅火神、青風神、白日天、青獄帝、黃施財等，各有其寓意。主臂擁明妃「金剛無我佛母」，明妃左手勾明王頸，右手上揚嘎巴拉鼓或月刀。身掛50人頭象徵梵文50字母。4腿，左立右曲呈舞立，腳踏小鬼。

繪製的唐卡，如在古代，由於布料和紙張都很缺乏，人們只好就地取材，在鞣製好的整張獸皮如牛、羊皮或野生獸皮上繪製。這類皮唐卡，藏語稱「郭唐」；也有繪製在樺樹皮上的樹皮唐卡，藏語稱「新巴唐」。出於宗教儀軌需要，繪製在人、獸等動物骨頭上的骨唐卡，藏語稱「熱唐」，繪製在人屍骨天靈蓋上的唐卡，藏語稱「安唐」，此類唐卡是甯瑪派僧人修

煉用的法器。

黑底唐卡，藏語稱「那孜」，顧名思義，即藏傳佛教繪畫藝術彩繪唐卡中以墨色為勝的一種獨特表現形式，他以黑色為底，用純金為色按圖像勾勒後再畫龍點睛地點綴少量色彩，或象徵性的暈染出人物景物的主要結構、明暗而成。是藏傳佛教密宗繪畫常採用的一種繪畫形式，他既與正宗彩繪唐卡一脈相承，形神與共，而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現形式、玄秘內容、繪製手法和與彩繪唐卡意趣迥異的藝術效果、神秘深沈的宗教意蘊和濃烈的藏傳佛教密宗文化色彩自成一體。他不僅成為唐卡藝術中別具一格，獨展風韻的藝術形式，廣泛流播于藏傳佛教文化圈內。也成為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學士名流供養珍藏的極品。尤其為薩迦派僧人崇尚。因而在唐卡中最負盛名。黑底唐卡堪稱唐卡中的一絕。

黑底唐卡相對於彩繪唐卡和其他各式工藝唐卡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風采和審美表現屬性，概而言之，大致有如下特色。





金剛喇嘛（黑底唐卡）19世紀中葉，翁明作，康區「門薩」派著名畫師，德格更慶寺藏。《金剛喇嘛》護法神，形象誇張變形、人體呈深藍色，與暖色桔黃色為基調的火焰紋形成對比，在深黑的底色上用金線勾勒，效果更顯絢麗統一。



多聞子（黑底唐卡）年代不詳，西藏拉薩博物館藏。漢語稱北方多聞天王，梵語名「毗沙門」，藏語稱「結欽塞」，意即多聞……，身金黃，持傘（表護持）、銀鼠（表尋寶），有大福德，護眾生財富，護持東勝神州。藏傳佛教尤重此神，民間奉為財神。

髓。線描功夫在藏族遠古岩畫、彩陶紋樣、摩崖石刻中早已經顯露出很高的藝術水準，藏傳佛教繪畫的興盛，更使這一有著數千年傳統的絕技發展到了淋漓盡致的高峰，以致在民間流傳有張大千先生談「中國傳統功筆線描的功夫真正掌握在西藏喇嘛手中」的感歎之語。張大千先生當年會特聘以熱貢夏吾才讓先生等二十多位藏族畫師同赴敦煌考查作畫的盛舉就不足為奇了。正是這種歷史的積澱形

成了藏民族獨特的審美觀和審美樣式。時至今日，人們仍把張弛有序、流暢剛健，柔美舒展，力能透紙的線描功力作為衡量畫師水平高低的尺度和評價作品價值的一個首要審美標準。藏族畫師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創造了極其豐富的線描勾勒技法，藏傳佛教繪畫線描大多採用鐵線描、高古遊絲描，繪景物則喜用富於表情變化、張馳有序的粗細線勾勒，充分

**以墨為勝，神秘深邃**  
對黑色的偏愛緣自藏民族古老的原始宗教基礎上發展形成的「苯教」（註一）信仰，苯教又俗稱黑教，因苯教徒喜蓄黑長髮、身作黑衣而名，從

其苯教崇信萬物有靈、自然崇拜、神靈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重鬼佑巫」和詭秘的教義法事探測，這種尚黑的習俗其歷史淵源當是十分久遠的，這在苯教創世學說中的「黑白

二元論」（註二）觀念及所象徵的深奧哲理中都得到體現；其後藏傳佛教密宗盛行，密宗（註三）亦稱密教、「真言乘」、「金剛乘」等，藏語稱「桑俄」，此派自稱是受了「法身佛」大日如來的深奧秘密的教旨傳授，為「真實」言教，故名。密宗以高度組織化的咒術、神秘儀禮、民俗信仰為其特徵，並吸收了大量藏地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的教義內容。與之相應的密宗藝術形式便應運而生，黑底唐卡以其厚重、深邃、古樸的質感極其適合表現密宗神靈變幻莫測的意境；同時，黑色本身所具有的視覺審美特質和廣義的色彩象徵內涵，諸如神秘、威嚴、深邃、黑暗等，因此，以黑色為基底成為黑底唐卡藝術形式、表現內容和審美特點成型定性的必然。

### 以線造型，張弛有序

以線描為造型骨架是藏族傳統繪畫的基本手段，是藏民族傳統繪畫藝術一脈相承的優秀審美表現技法特質，也是東方民族傳統繪畫共有的精

發揮線條運動感、韻律感和節奏感的主導作用，再點綴以簡練的色彩，使畫面顯得更為生動、活潑、單純、典雅。這種線描的非凡功力，尤其在繪製黑底唐卡和精細的壇城圖唐卡中能見其功底。

### 金線勾勒，神聖典雅

藏民族對金色的熱愛源自於對宗教宇宙三界學說中天界太陽神的崇拜，是對大自然光明的追求，象徵著藏民族對世間萬物生命之源的嚮往，同時金色也代表著珍寶和財富。因而金色在藏傳佛教中被視為對神佛崇敬的最神聖的供養方式，佛像要製作成金身，神佛的宮殿廟宇要蓋上華貴的金頂，高僧活佛的法體要建造恢弘巨制的金靈塔供養，寺院的佛器法器以鑲金裹銀為華貴，殿堂的壁畫、唐卡也一律用真金勾勒裝飾。並在長期的實踐中創造出了諸多用金特技，如唐卡中常用的勾金、塗金、磨金、刻金、染金等等，故藏傳佛教藝術又有「黃金藝術」之謂，藏傳繪畫唐卡中大量使用黃金，其作用有三：



十)的佛就分爲毗盧部、寶光部、彌勒部、不空部、不動部與金剛持部六部；「本」教則更有著始自遠古原始「本」教萬物有靈，以年神、贊神、龍神(註十)爲主體的一脈相承的龐大的護法神靈系統。如大黑天、壽主大黑，三頭六臂四腿，身藍色；大威德金剛，九頭、三十四隻手，十六條腿，藍身，擁明妃羅浪雜哇，爲文殊

格魯派密宗「無上瑜伽續」(註十)的佛就分爲毗盧部、寶光部、彌勒部、不空部、不動部與金剛持部六部；「本」教則更有著始自遠古原始「本」教萬物有靈，以年神、贊神、龍神(註十)爲主體的一脈相承的龐大的護法神靈系統。如大黑天、壽主大黑，三頭六臂四腿，身藍色；大威德金剛，九頭、三十四隻手，十六條腿，藍身，擁明妃羅浪雜哇，爲文殊

內容玄密，形式生動  
藏傳佛教密宗儀理認爲，佛具有兩種變化身，即呈寂靜慈悲相的真實身，亦稱自性輪身(註五)，和呈忿怒威猛相的變化身，亦稱教令輪身(註六)。藏傳佛教密宗神祇造型千奇百怪，陣容龐大，種類繁多，令人眼花繚亂。根據不同派系，不同經論分爲許多種類，如寧瑪派(註七)寺院的主要佛像就分「出世五部」(註八)和「世間三部」(註九)，各部又有部尊、部主、部妃、明王、藥佛等五至八類。而同一神祇在不同部類裏能以不同身分出現，一個神祇還可以化爲多種形象。

變化身：降閻魔尊，水牛形、藍身、擁裸體明妃；馬頭金剛，獠牙外露，面有三眼，頭頂馬頭；大輪金剛手有六手三頭，左白右紅，獅鬃，摟淺色明妃。

黑底唐卡最善於表現的題材內容正是這些原始神靈、苯教神靈、佛教神靈中的忿怒身，忿怒身的造型大多是動態誇張、表情激憤，神態威猛，孔武有力，呈多頭、多眼、多手、多足、臂伸股張，手舞足蹈，各類明王、金剛、護法、佛母、明妃像，或張牙舞爪，毛鬚披散，野性十足的牛頭馬面變化身像等，他們多是由佛、菩薩變化而來保護佛教不受外敵侵犯或是針對妨礙佛法被稱爲「無明」的不正之見和邪魔惡念的威懾和警示。其中還有許多是男女身相互擁抱形的，即俗稱歡喜佛或佛學上稱之爲「雙修法」或「雙運樂空」，以象徵「悲智和合」的教理內涵。這些神靈的形象具有原始粗樸、威猛雄強、神秘深沈諸多特點；從而能以強大的威懾力達到弘傳教義、護持佛法、維繫神權之目的。因此之故，黑底唐卡成

爲藏傳佛教藝術中偶像崇拜必不可少  
的莊嚴法器。

#### 精神追求，象徵特色

藏族傳統美術是典型的藏傳佛教宗教藝術，因而在觀念、內容乃至形式上都對藏族美術的發展做出了限定。在世界所有宗教藝術中，藏傳佛教美術更注重主觀意識的表現，更具象徵主義特徵。其表現面十分寬泛。從宗教精神、內容、形式、色彩等各方面都表現出它特有的象徵意味。在美術作品中除了一般的善相釋迦、祖師、度母、菩薩神靈之外，大量的本尊、護法種，尤其是忿怒神像的存在可謂藏傳佛教美術的一大特色。其數量之衆，種類之多，令人驚歎。這與藏傳佛教義理中的象徵意味有關。藏傳佛教不同於其他佛教派別的特徵之一，就是顯密兼修，而且吸收了大量藏地本土宗教苯教的儀軌。故藏傳佛教特注重密宗的修持。

藏傳佛教美術中除各類佛、菩薩、護法神等的面相有上述象徵意義外，其標識、持器也具有多種象徵意



普巴金剛唐卡 西藏 十八世紀 棉布彩繪 70×49公分 日喀則薩迦薩迦寺藏(本件為「聖地西藏」展展品)

註釋

1. 「苯教」—藏族本土宗教。亦稱苯波教。約於西元前8世紀，由古象雄（西藏西部古地名）王子辛饒米沃創建。辛饒米沃統一了原始的苯教，改變了一些原有儀式中殺生祭祀等劣習，創建了有系統教儀的雍宗苯教。
2. 「黑白二元論」—在苯教的一部經典《黑頭矮人的起源》中，認為宇宙的誕生與神聖的白光以及宇宙間黑白的對立有關。故其神靈觀念主要是由黑白二元論和五行五色思想構成的。從苯教教義法則探測，黑色體現了苯教創世學說中的黑白二元論觀念及其所象徵的深奧哲理。
3. 「密宗」—亦稱「密教」、「秘密教」、「真言乘」、「金剛乘」等。中國佛教宗派。自稱受法身佛大日如來深奧秘密教旨傳授，為「真實」言教，故名。
4. 「三經一疏」—作為藏傳佛教美術的基礎綱領，通指佛說《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畫法論》，系由清乾隆番像學總管、大清內閣、蕃蒙釋事、蒙古族人烏心部五公貢布查布精心將經典譯成漢文，並作了一部《造像量度經續撰》、《佛說造像量度經註疏》故名。
5. 「自性輪身」—佛教術語。凡佛，有三種之輪身：本地之佛體，為自性輪身，現菩薩之身為正法輪身，現明王忿怒之相為教令輪身。自性輪身即諸佛教化眾生之「本地」自性佛位。如大日如來系以本地自性之佛體化導生，故稱。
6. 「教令輪身」—佛教術語，三種輪身之一，如來為濟度逆惡難化之眾生，現兇猛威怒形，令其遵奉如來之教令，曰教令輪身。此為隨順眾生意相不同，或順或逆，故如來時現慈、怒身以利益眾生。
7. 「甯瑪派」—藏傳佛教派別之一，形成於西元11世紀。「甯瑪」在藏語中意為古和舊，所謂古，是說它的教理是從西元8世紀時傳下來的，歷史悠久；所謂舊，是說它的一些教義教規是以古代吐蕃的舊密咒為主。
8. 「出世五部」—系指藏傳佛教格魯派顯宗教理必修的五部論典。一、因明部，二、對法部，三、般若部，四、中觀部，五、戒律部。這五部大論都有宗喀巴大師及其諸大弟子的註疏，各大寺、各學院多有自己的教本。
9. 「世間三部」—此處指蓮花生大士傳授了「八大修行密法」（蓮花生大士掘出的八大修行密法，包括文殊身、蓮花語、真實意等出世間五部及差遣非人、禮贊及猛咒等世間三部）和佛語密集上師。
10. 「無上瑜伽續」—亦稱無上瑜伽部，藏傳佛教用語。四續部之四，其理論與修法與其他佛教宗派或下三部瑜伽有顯著不同，它極為重視修身樂氣並倡雙修。其中又分生起圓滿二次第，寧瑪派則加上大圓滿法。以攝全身一切氣入住融於「中脈」時，即可得到空叫小、元念的禪定覺受，即是「成佛」。
11. 「年、魯、贊神靈崇拜」—年、魯、贊係藏族原始宗教三大原始神靈，藏族將年神分為兩大類，日、月、星、雲、虹等居於上空者為白年神，居於山、崖、岩、林、海水等下界為黑年神，民間俗稱山神；魯神，為江河湖海水界之神；贊神是本教神靈中地位較高的神，居於天空，性兇悍，形體如牛、馬、豬，是莊嚴可怖，威力無窮的意思。

神力、加持力之象徵意味便代表了一切。

**主體突出，形式活潑**

黑底唐卡表現的題材內容主體突出，情節鮮明簡潔，表現形式十分生動活潑。黑底唐卡大多採用中心構圖法，即以一尊神佛像作為中心主尊像，以較大的造型體量、位置經營、醒目的色彩、誇張的造型語言和精細

的描繪渲染給予突出的表現，而在中心主尊像的四周則常常以線描手段繪製眾多體量較小的神靈造型或景物相配，使畫面形成大與小、疏與密、動與靜、主與次、單純與繁茂的強烈對比，但又相輔相成的和諧為一體，完美地表達了畫面的主題思想。

藏傳佛教黑底唐卡藝術順應藏傳佛教密宗文化神秘的教理教軌內涵應

運而生，是藏傳佛教文化思想的大智創造，是凝聚著無數代高僧大德、民間藝匠智慧的結晶。黑底唐卡在發展中以其濃烈的地域特色，神秘的宗教神韻、質樸的民族情愫和深刻的人文精神成為雪域極地藝術聖殿中熠熠生輝的奇葩。

作者為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暨中國一級美術師



飛騎弋射（黑底曼荼羅唐卡）  
當代作品，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中國一級美術師，康·格桑益希作。

義。如：文殊菩薩手持的寶劍象徵如意之劍銳利，其坐騎獅子象徵智慧威猛。

藏傳佛教如此注重象徵主義是和藏傳佛教本身的特徵有關。對於一個藏傳佛教徒來說，他追求的最高目標，既不是通過頂禮膜拜而求得神靈的庇佑，也不光是通過奉行理論戒律以達到成佛。他的最高目標只是通過對自身「心」的高度控制訓練而達到對「覺」的領悟。這種追求宗教意義不是追求死後的存在，而在於結束自我的幻以實現一種超越自我和「它」的統一狀態，一種具有無比快樂體驗的「覺」的狀態。除此之外，一切都無關宏旨。因此其修持的方法，是一種有力地控制產生比概念思想更為深刻的識境方法。在教徒的感受中，合乎邏輯的思想已被超越，由此產生了象徵物的必要。與印度原始佛教和基督教的偶像崇拜有著本質區別的是，神像與教徒的修持有直接的精神方面的聯繫，具有明顯的實用性。因而形式因素在藏傳佛教美術中乃至整個宗教生活中極其重要。因此諸如觀念、